

岁月 情长

半生岁月流转 母校情结始终滚烫

● 1989 届校友 蒲喜雄

于我而言,广东财经大学(原广东商学院)的四年时光,不是人生长河里一段短暂的过往,而是刻在骨血里的精神印记。1985 年,我从海南出发,带着对知识的渴望与对未来的憧憬,踏入这所坐落于广州的校园,成为商业企业管理专业的一名学子。教学楼里的灯光、图书馆里的书架、操场边的梧桐树,构成了我青春最清晰的底色。

在专业学习上,我始终抱着“求知若渴”的态度。商业企业管理专业的课程,从基础的《经济学原理》到复杂的《企业运营策略》,每一门课都像一把钥匙,为我打开了认识商业世界的大门。记得当时教授《市场营销学》的老师,总能结合鲜活的企业案例,把抽象的理论讲得生动易懂。为了吃透一个

知识点,我常常在课后泡在图书馆,从早到晚查阅资料、整理笔记。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批注,是我对学业的较真;期末考试时,我的专业成绩始终稳居年级前列,多次获得学校、系里的表彰,那份被认可的喜悦,至今想起仍格外真切。除了学业,我还积极参与班级和系里的活动,作为班干部,组织过学习交流会、文体活动、义务劳动等。在与同学协作的过程中,不仅收获了友谊,更学会了责任与担当——这些在母校习得的品质,成为我后来人生路上的宝贵财富。

1989 年,毕业的钟声敲响,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:一是留在广州,当时有单位抛出橄榄枝,承诺了较好的待遇,稳定的工作、便捷的城市生活,对许多毕业生来说都是难以抗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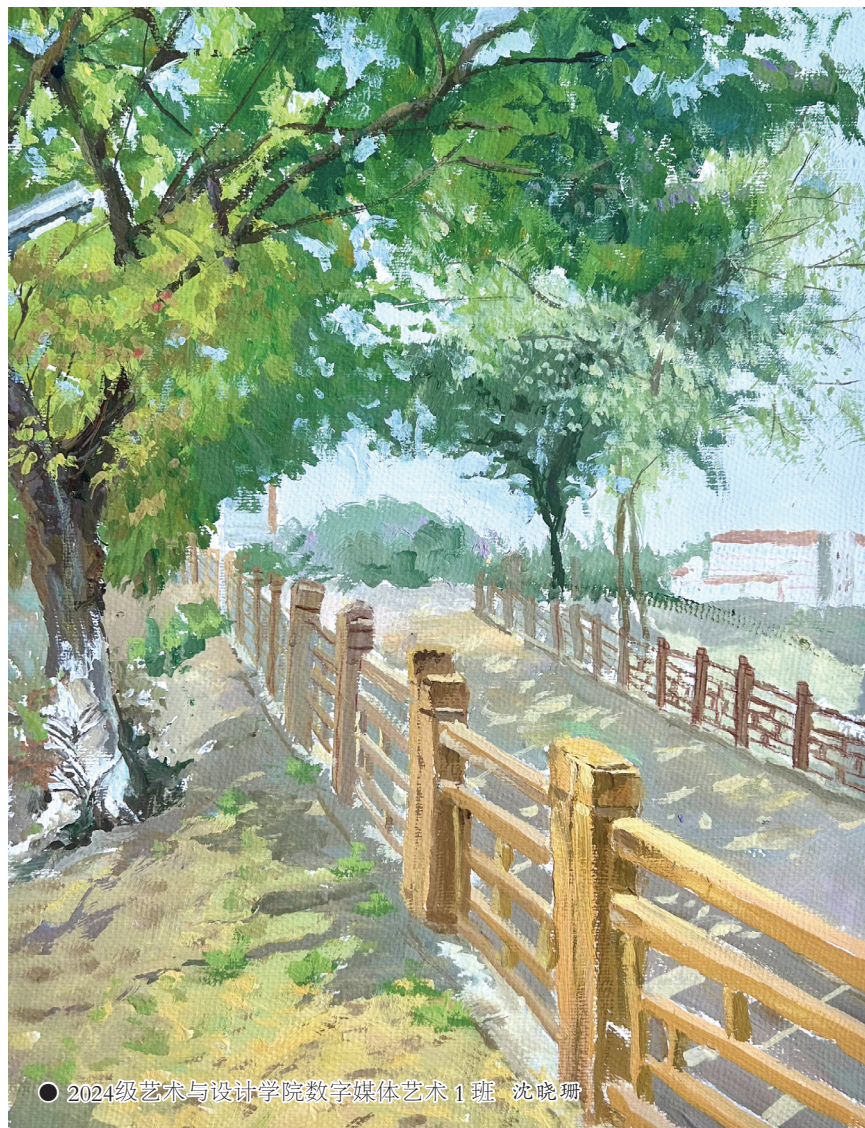
的诱惑;二是回到家乡海南,彼时海南刚建省不久,百废待兴,急需各类人才投身建设,但艰苦的环境、未知的挑战,显然是一条更难走的路。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,我没有丝毫犹豫——海南是生我养我的地方,家乡的召唤,比任何物质诱惑都更有力量。最终,我婉拒了广州单位的挽留,背着行囊回到了海南,决心用在母校学到的专业知识,为家乡的发展添砖加瓦。

回到海南后,我一头扎进了家乡建设的浪潮中。最初的日子里,条件远比想象中艰苦:基础设施不完善,工作中常常要克服资源短缺的难题;市场环境不成熟,开展业务时要面对诸多不确定性。但每当遇到困难,我总会想起在母校时老师说过的话——“脚踏

实地,迎难而上”,想起图书馆里那些为了梦想奋力拼搏的日夜,那份从校园里汲取的勇气,支撑着我一步步往前走。几十年来,我经历过事业的“风光时刻”——凭借专业能力推动项目落地,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力量,赢得了同行的认可;也遭遇过“落魄低谷”——市场波动让项目受挫,一度陷入迷茫。但无论顺境还是逆境,我都从未忘记母校给予我的力量。失意时,我会翻出当年的毕业照,看着照片里青涩却坚定的自己,想起母校的校训精神,便觉得又有了重新出发的底气;顺利时,我也会告诫自己,这份成绩离不开母校的培养,不能辜负校园里那段时光的沉淀。

如今,岁月已在我脸上刻下了痕迹,我也终于拥有了安稳的生活:有一个温馨的家,家人平安和睦,日子没有大起大落,满是踏实的幸福。回首半生,风风雨雨、酸甜苦辣都已化作过往,但对母校的感情,却从未有过丝毫减退。我每每关注母校的每一则新闻、消息——看到学校更名升级、学科建设取得突破,我会由衷地自豪;听到母校举办校友活动,我总会想方设法参与,哪怕只是和老校友聊一聊校园的变化,都觉得格外亲切。有一年,我还特意回到母校,走在熟悉的校园(仑头和赤沙),看着熟悉的教学楼、熟悉的操场等,仿佛又回到了 1985 年那个秋天。那一刻我真的明白——母校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“校园符号”,而是我心中永远的精神港湾,是无论走多远、经历多少风雨,都能让我感到温暖与力量的地方。

总之,这份对母校的情结,早已融入我的血脉,成为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。未来的日子里,无论岁月如何流转,母校永远在我心中,这份情感,也将伴随我一直走下去。衷心祝愿——母校明天会更好!



● 2024 级艺术与设汁学院数字媒体艺术 1 班 沈晓珊

人生 感悟

草木的驯养

● 2024 级审计学(信息系统审计方向)1 班 韩佩伶

窗台上添了一盆不知名的草,瘦怯怯的,几只茎嫩绿,畏寒似的瑟缩着。它怯生生地寄居在我的案头,在窗隙漏人的微光里,竟也透出几分伶俐的生气来。起初我不过随意浇水,如同履行一件无关痛痒的差事,只当是案头多了一抹聊胜于无的绿色点缀罢了。

它却活得执着,毫不介意我的敷衍。叶片一日日舒展起来,竟绿得有些晃眼了。我于是渐渐留了心,浇水也多了几分郑重。晨昏之间,竟养成了习惯,总要去看看它,像探望一位寡言的故人。那土干涸了,便浇些水;叶子上蒙了微尘,便轻轻拂拭。不知何时起,这点点琐碎的照拂竟成了我案头劳作的间隙里一种微小的仪式,仿佛它无声地驯养了我焦躁的心——我在它面前躬下腰身,竟与泥土有了无声的盟约。泥土的芬芳竟透出三分清冽,如洗过的山风,令我忘却了窗外市声的喧嚣。

记得童年时,祖居后有棵老桂树,枝干虬结如龙。每逢秋深,繁密的小花便悄然缀满枝头,香得十分霸道,简直要浸透整个院落。祖母踏着脚,在树下铺开竹席,细心地接住那些簌簌而落的金色精灵。待晒干收好,便成了寒冬里点染汤羹的一抹暖香。那时的我,只当花香是天地慷慨的馈赠,浑然不解这甜香背后,原是一株树经年累月的沉默生长,与人对它经年累月的守望与珍视——人与草木的深情,从来就在这无声的互相驯养里。

后来客居城市,有段时间案头清冷,便养过一盆风信子。花初开时,蓝紫色的花穗如同凝聚了一角晴空,美得令人屏息。然而好景总似易逝的烟云,不过数日,那花朵便显出颓势,终于恹恹地垂下头去,香消玉殒了。望着那萎顿的残花,心里蓦地一阵空落。原来草木的生死荣枯,亦能牵动人心深处那根最细的弦。人与花之间,那点看似

似微薄的联系一旦断裂,竟也会留下一种难以言喻的怅惘——原来世间情缘,无论人草,俱是脆弱而深重的。花萎如灯灭,这卑微的草木,竟成了我生活的镜鉴:生命与生命相对时,彼此映照,互相驯养,那点联系一旦断裂,竟也会留下难以言喻的怅惘。

我案头这盆无名的草,仍在生长。它不似桂树那般慷慨浓香,亦无风信子那般惊艳易逝,它只是安分地绿着,在方寸之地伸展着对光与水的渴望。我日日俯身照料,手指沾染了泥土的气息。它无求于我,却以这静默的绿意,日日驯养着我的眼睛与心神。浇水的陶罐在窗台上投下敦厚的影子,而叶片在玻璃上投下晃动的光斑——这无声的交流,竟成了我抵御浮世喧嚣的堡垒。

草木无言,却自有一种沉静的力量。它们扎根于泥土,向上舒展着枝叶,如同一种恒久的姿态,告诉世人何

谓“生”的本分。人常自诩为万物之灵长,自以为在驯养草木,殊不知,当我们为它俯身、为它驻足、因它荣枯而心弦微颤之时,那柔韧的绿意也正以其谦卑的生存之道,悄然驯养着我们日益粗糙的灵魂——它教人懂得俯身,懂得专注,懂得在方寸泥土里也能安放灵魂的绿意。原来泥土与叶脉间,亦藏着宇宙的秩序与尊严。

人与花草,原不过是宇宙间偶然的相遇。我们俯身照料泥土,泥土亦在无声处滋养我们的心灵。案头这一小钵绿意,非名花异草,却以最谦卑的方式向我昭示:所谓驯养,乃是生命与生命之间最笨拙而温柔的彼此照看——为一片叶的舒展而喜悦,为一朵花的凋零而轻叹,在泥土的微息里,我们才真正触到了大地深处那汨汨不竭的、生的脉搏。

原来驯养之道,不在主奴之名,而在俯仰之间那一点相惜的灵犀。



● 2024 级艺术与设汁学院数字媒体艺术 1 班 彭雪琴

人在 旅途

乌镇游

● 2024 级资产评估 2 班 翁丽贞



入镇口处,早挤了满满的人,纷纷攘攘,人声鼎沸,如涨潮之潮水,在这炎热天气熏得人头晕脑胀。水乡的骨是桥,血管是绵绵不绝的水流。乌镇靠水而生,依水而建。河如一条墨绿色的绸带,穿镇而过,两岸的木楼挤挤挨挨,错落相接,像一对对经年已久的老友,隔着河水絮语不断。民宿和各式小店遍布河岸,黑瓦白墙,青苔满绿,水乡的风情初见端倪。石桥横跨水上,桥拱弯曲,犹如一只只乌龟默默伏在水上,被无数步履踏过,石面被磨得光滑,映出人影和天空。

濛濛细雨中,踏着脚尖,在石桥的台阶上缓步而行,脚下的石缝中冒出被水汽滋养的湿绿青苔,桥下流水幽深,水影晃动,几只乌篷船悄然滑过。船头摇橹的船夫,摇橹的动作娴

熟流畅,那激起的水流潺潺,是最怡人心神的白噪音,而船尾漾开的水纹,一圈圈扩散开去,如同在深绿绸缎上绣出细密的纹路。

穿街走巷,湿滑石路走得人脚板发麻,沿路边一处茶馆歇息。茶馆门前搭着雨棚,檐下挂着一溜红灯笼,红得晃眼。坐定了,茶水热气氤氲间,店主坐在了我们对面。她佝偻着身子,穿着富有古镇特色的蓝布衣,枯瘦的手掌捧着茶碗,眼角的皱纹如同被河水冲刷出的沟壑,眼珠有些浑浊了,但却十分有神,见我们满头大汗,笑眯眯请我们吃雪糕。我选了“老冰棍”,姐姐选了“小布丁”,口中的雪糕在这夏日里沁出凉意,老人亲切地随口闲聊,因闷热天气和拥挤人群而生出的烦躁被轻轻抚平了。

天色渐暗,灯次第亮起,整个乌

镇便换了一副温柔的面孔。灯光在河面上铺开,被水流揉碎,又重聚,如撒下的一把碎金。河上船灯星星点点,倒影在墨色的水波里摇曳,如梦似幻。

我们登上一艘小船,说了民宿名字,船夫应好,船便悠悠向前。船行无声,水声在耳畔絮语。岸上的灯火倒映在水中,被船桨搅碎,又慢慢恢复,光影重重,映照着急朴的小桥与瓦房,不禁恍惚,直到看到这仿旧的古楼墙上安着的排气扇才回神。船桨拨动,水声轻响,摇碎了水波里的灯影,坐在船边,将炽热手心伸进冰凉水中,随船行一路破开水流,真是好不快活。

夜逐渐深了,下船的地方离民宿还有些距离,偏不巧下起了暴雨,慌张的游客们急着出景区,撑着伞挤在青石板路上,真是寸步难行,我们只好进了路边的冷饭店,边吃边等雨停。青绿

可爱的团子,白嫩嫩的双皮奶,撒着金黄桂花的酒酿圆子,冷冷雨水偶尔也被吹进檐下打到手臂和小腿,但也不妨碍口中滋滋地泛着甜。吃完冷饮,雨已经变得淅沥,撑着伞踏着湿漉漉的石板路回返。石板路泛着幽微的光泽,游客如潮水般退去,灯影静谧中,白天被喧嚷淹没的乌镇,此刻像退潮后裸露出的真实河床,幽静而写意。

翌日清晨,天还未大亮,再次走上街头。街道空空荡荡,石板路上还带着夜里的凉气。几个环卫工人已经开始劳作,扫帚划过石板的声音,在清晨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晰。一位婆婆推着一辆吱嘎作响的破旧自行车经过,车后座上捆着几捆新鲜的青菜。我站在桥头,望着远处水面上弥漫的薄薄晨雾,水气清凉,夹带着些

微腥的气息,轻轻拂过面颊。

离开乌镇的时候,天光大亮。景区门口早已有人排起长龙,静悄悄的古镇即将迎来下一波游客。我们边走边回头看,乌镇的轮廓在朝阳中渐渐模糊,如一幅被水洒开的画。那几座石桥,依旧如静默的守候者,稳稳立于流水之中,见证着晨昏更迭。

乌镇的水,自流自去,游人如云,不过是过境的浮尘,被水流裹挟一程,又终被时光冲散于岸上。熙来攘往,自以为涉水而过,但也只是在岸边搅起片刻喧嚣的泡沫。水,却永远是水,它流淌于桥下,也流淌于时间之上;人潮涌来时它沉静,人潮退去后它依旧沉静——水声里是亘古的沉默,在石桥的拱洞下,只把人的喧哗与来去的步履,都悄然收容、涤荡,又悠悠送远。